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五

元 金履祥 撰

子罕

程子曰皆夫子所罕言 叔子也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罕言之蓋利者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罕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嘗言利學者或流為功利之說夫子嘗言命則學者或流為莊氏之說夫子嘗言仁學者或流為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不可躐等而教若氣數之命嘗言之亦啟學者廢人事故前輩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

語錄曰言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

達巷其人姓名不傳漢書董仲舒傳孟康註云項橐

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章初看則達巷黨人之說固失之陋而夫子之言亦近乎戲然達巷智不足以知聖人而不失為愛聖人乃若聖人之心則真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妙射必如羿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一藝以成名則取其最賤者為之可也

緇布冠禮記曰太古冠布古人不輕於纖纊以布為重但以粗細色素為吉凶以纖節數為等衰八十縷為一升升者成也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以三十升布為之吉服之用縷者自中古始然亦角角以布為尚故始冠亦緇布冠三十升布則為御一千二百目細密難成不若今世用絲之省力故孔子從之雖非古人所用然孔子服周冕之意正以冠為物

小而在衆體之上雖華不費故此則從衆也此一章全文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程子 叔子

毋 史記作無 世家聖人之心擴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欲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平說集註推物欲牽引之故欲學者省察禁止戒其相因滋長爾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措擬固是私意之執著我是私意之結裹都結裹到已私上來又生他意去

程子 未詳

詳視而默識 上三罕言猶是觀聖人於言語之表此絕四章乃是窺聖人心術之微故楊氏曰云云

畏 猶云戒嚴也

康地名 避太祖廟諱變匡言康其事詳見序說

曰 史記曰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歿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為一不待自決於言為此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語錄問文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攷 何

文定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詒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責天生斯人夫豈其數其關於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己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亦同此意

或吳或宋

天子之宰曰太宰宋王者之後吳僭王故當時其宰亦稱太宰鄭氏邢氏以為吳蓋據左氏槖皋之會又子貢嘗適吳也洪氏以為宋據列子稱商太宰問孔子丘聖者歟之問也或問兩存之而謂列子多寓言王文憲謂觀知我少賤之辭定是宋　履祥按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於宋又嘗長居宋則是太宰素知其少長之事也

多能

章

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不在多能語錄以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而未有不多

能者夫子以多能非所以率人而又以謙承之**空空如也**集註不訓以至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語錄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此章上必有說或因人譽己之知而謙言如此**程子**叔子**河圖**伏羲時龍馬出河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為河圖伏羲因之以畫卦其後劉氏鉤隱互易圖書蓋本陰陽家傳流之誤也

顏淵喟然章何文定曰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關之喻將此一章作三關節看蓋顏子始初鋭於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了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勇猛趨上則聖人之道又却在後而我又過之終是難得到恰好無過不及處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故橫渠有

云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淵之嘆也此正是解高堅前後四句文公以為說得好此是顏子用功第一個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顏子且從博文約禮工夫循序以進博文者致知格物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也文欲博者以其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約者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事斯語當下敬領於斯二者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不各各有一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亭亭當當恰好底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政為此也此固顏子擇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看得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

子擇乎中庸則至矣盡矣成矣然比之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所謂未達一間者也蓋聖人之於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顏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與於聖人者生熟之間耳以顏子之天資之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之一步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也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將從容涵養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真萬世學者成法此程夫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蓋謂此也惜乎天不與年中道而隕夫子所以惜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未至於化而成聖也

履祥按程叔子於此章亦嘗以中為言朱子亦深是其言且云聖人只是一個中底道理又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中庸不可能然集註無一語及中字蓋聖人之道自是中不在言顏子初間求之未得故但見其不可及不可入恍惚不可為象是見得未真也其後博文約禮功夫至到

方見其有所立卓爾是見得真也集註取首尾之言相應故云爾

程子 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未詳

未達一間 用揚子語

病間 集註如字讀作安閒之閒又云少差王文憲讀作去聲

無寧 集註寧也寧是死於二三子之手但下有乎字則上有無字猶云莫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此章前曉之以義理之正則不當為後曉之以利害之實則不必為

用智自私 明道定性書語

沽 去聲蔡邕石經作賈之哉賈之哉則是上聲

九夷 東漢書曰夷者抵也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也故天性仁順易以道御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宋子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行數百千年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故仲尼欲居九夷也

何有於我哉 語錄曰語有一二處如此皆不可曉舊有三說一以為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集令訣

之又曰此等處必因人言而發履祥按味二則字及不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不敢當因曰出但是事公卿入但事父兄於喪事不敢不勉以企及不為酒困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一以自謙二以見道之難盡三以見近事之不可忽於丈意似通然此四句在國在家處凶處吉皆已備盡不可謂近事而可忽也

不舍 集註舍上聲楚詞辨證曰洪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履祥按辨證朱子晚筆則集註未及改耳

程子曰 叔子范氏詳之

道體 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道乃物之體此體乃無形之體而物乃道之用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而物乃為道之質與道為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意尚微不舍晝夜意思方可見蓋大德之敦化如此也

又曰 伯子說也天道流行不已人之所以

與天道不相似者間斷也所以間斷者私欲也私欲之所以生則在一念之發幽隱之處於此能謹則無間斷矣

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夫子未嘗單説道體此句本謂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因此一言可以窺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爾朱子仍舊歸之正意

史記

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

甚矣衛靈公之昏也南子巧於文已過而靈公又巧於文南子之過南子自知其行不為國人所知為國人所譏又自知南子之不為國人所重故又借重故借重於夫子而請見之靈公與夫人同澱而浴自重於夫子而請為次乘焉夫孔子以聖聞天下而見南子則南子非失行公與夫人同車而孔子為次乘則靈公非失禮而南子非失行也南子巧於文已過而靈公人巧於文南子之過甚矣靈公之昏也見小君禮之所有故夫子猶可以留為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醜之而

行意決矣招往徐廣註翱翔也此章與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語意一般只作歎辭亦可但史記既有此書則集註不得不引恐因此而發耳為山此章總以自平地為山設喻或為山將成尚虧一簣而止者或尚是平地方覆一簣而進者其進其止由其已心非人所能與也王文憲曰此下四章皆進止之意履祥謂至篇終皆此意吾末如何不可奪志皆吾止吾進之意曾子曰出曾子單離居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民矣巽言者婉而導之也巽卦一陰潛入二陽之下蓋順而入之之意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著鄭康成註儀禮著以絮絮謂充之以絮也文選註作張呂反枲麻也漢書東縕註亂麻也衣之有著謂衣之有絮者縕則以亂麻為絮也莊子縕袍司馬註謂以麻縕為絮忮之跂反忌

害之意俗或讀作忌非然莊子音義亦一作忌

後彫 松栢經冬不彫而但云後彫蓋松栢不為霜雪彫耳至春深始生新易舊凡豫章冬青之木皆然

程子 二條並叔子

權稱錘也 經如衡之平等常物事不重不輕則衡未嘗不平如遇太重太輕之物則衡不得其平矣須將稱錘推來推去方取平也

反經合道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見桓十一年又古註連下文云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又易大傳巽以行權韓康伯註權者反經合道邵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

權即是經 程氏遺書曰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此見劉元承所錄

權與經亦當有辨 詳見通釋

唐棣郁李也 爾雅

唐棣移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曰奥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逸詩**說見思無邪章如此等詩夫子所雅言未嘗逸也後世失夫子三百之舊故此等詩不存而別以流傳淫詩補其數爾**程子**叔子

鄉黨

恂恂信實貌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懼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平聲莊子恂註作去聲只從平聲亦可**擯**以手揖賓而引之行及就位也禮作儐者謂擯相之人也**擯用命數之半**周禮上公桓圭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皆以七為節擯者四人**賓不顧矣**此當時禮辭也聘禮

賔出公再拜送賔不顧賔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賔不顧公食大夫禮賔出公送於大門内再拜賔不顧古者賔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賔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賔去為不顧也

公門高大天子應門二徹三箇則二丈四尺公侯降殺於此然魯之雉門視天子應門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中者每門二扉之間有闑如令直門楦也扉之樞有棖如令門刺也每扉各自有中則中棖與闑之間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敢中於門也詳見或問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諸侯門内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於門屏之間謂之宁而卿大夫士各立於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君雖不在其地而此乃其立朝之位故過之必敬

室

戶　牖　尸

堂

階　階

屏

門

俗本說見學易章

舉前曳踵記玉藻篇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謂舉足前而踵則曳地不敢高步也

深青揚赤色今尚有之但以為佩囊不以為服

緅絳色染色再入為絳五入為緅

以飾練服朞而練以緅為領緣

長去聲凡度長短曰長測淺深曰深量廣狹曰廣下字皆從去聲見周禮註

佩集註觿礪之屬古之君子必佩玉器不止觿礪若觿礪則止於用器非文飾也

襞積何文定曰襞積殺縫之說禮書疏中說得少有分明處只儀禮喪服疏內一項說得稍明白襞禮書中只

作辟蓋辟者襵也積者疊也腰中布幅多而闊須著襵疊作簡以束令狹一就身此所謂襞積也

殺縫謂若深衣之幅下闊上狹縫時自下漸收而上也

明衣下有闕文聶而切之禮記疏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聶之涉反牒直輒反報切之者再横切也

魚爛曰餒肉腐曰敗爾雅文五穀不成果實未熟王制漢陸續之母出後漢書陸續坐楚王英獄事備極五毒未嘗易容一日食至忽悲泣獄吏問其故曰母來不得見故泣爾吏曰何以知之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食肉用醬各有所宜禮記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

食氣氣說文許既反亦或作餼然則食氣當讀作食餼猶云飯料也聘禮凡餼大夫黍粱稷則黍粱稷正謂之氣其生牲而亦曰餼者冐此名爾即俗所云生料也此言肉雖

多不使勝於飯料又古气字今作氣氣古氣字今作餼**不為量**燕禮無算爵**程子**未詳**瓜作必**或云禮記瓜祭上環安知本非瓜字朱子於或問中已辨之蓋瓜祭已作菜條中矣又食每品皆祭蔬菜之食若獨祭瓜既非四時常有之蔬則無瓜而蔬菜不必祭乎若禮記謂獨食瓜而祭則上環或祭祀陳設亦上環耳

問饋問也蓋饋送而問其安否

雌雉邢氏曰此疏說也此諸說平順故集註以為正說但既曰雌雉時哉當作字背之時後二說存疑爾

論語集註攷證卷五

論語集註攷證卷六

元 金履祥 撰

先進

先進 先進後進漢書尚有此名但彼謂同時前後輩此似謂古今前後輩 程子 叔子 令反謂之 所以知野人君子為令人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為令時之言也餘看通釋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 所以知為弟子所記者或問載吳氏之說以例言之謂夫子於門人稱名門人稱於夫子之前亦名門人自相謂稱字或其弟子門人於

論語中稱之若以理言則夫子教人未必立此四科之目雖固各因其材亦未嘗限其所成也學者自以所長目之爾

程子（伯子）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於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彫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為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並在下列為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薦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祫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為得之其餘從

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十哲世俗論也 唐開元始定十哲之號

孝哉閔子騫 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

一日三復 三去聲家語弟子行篇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大戴引之云云以為異姓昏姻也通釋謂誦詩至此必三復然當依集註所引

孔子對 王文憲曰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疑誤後放此

各言其子 孔子嘗痛顏子謂不得視猶子也而此曰各言其子蓋所以砭顏路非禮之請也然於鯉也死不驚命車以為之槨於回也亦然其視之猶子可見矣是以門人厚葬孔子惜之以為不得如葬鯉之得情也

君子用財視義可否豈獨視有無 喪具稱家有無於人之喪也亦然此說不可謂非也而胡氏謂豈獨視有無然稱有無即是義按是時顏淵之死顏路他無所

請而至於請車夫子亦他無可予而至於拒之則顏路疑於求而夫子幾於吝令攷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顏子之槨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胡氏之說雖善然不攷於事而其流少思矣

學之有序

王文憲曰看未能對馬能便是有序

一理二氣程子

叔子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事見左傳哀十五年詳見第十三篇夫子謂由

也不得其死然所以警子路者豫矣而子路不悟卒死孔悝之難使子路而悟夫子之言將不死其難乎曰子路之死固是傷勇然其失不在於死難而在於仕衛夫輒與蒯聵有父子之爭孔姬與蒯聵有兄弟之戚而孔悝未輒內必有母子之變子路仕焉不得其死宜矣抑此猶以事勢言也以理而言則正名之說莫詳焉而子

路不忍此固取死之道也**漢書引此句**班固幽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府名**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程子**未詳**家語云**辯樂解篇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夫子之言**過**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集註入此段於後意方足爾**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

及師未可謂賢智商非愚不肖此二句泛言爾然不若止曰道以中庸為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二句出禮記史記皆云易曰今易無此語惟駰史記註謂易已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

魯鈍也 曾子於諸子年最少此與諸子並論蓋其初登門之時也其時才鈍故其用功誠確而倍所以終於傳道

程子 一條伯子二條叔子

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凡傳稱喭曰者皆从言古文篆字之从言者皆从口

空匱也 自何晏註以空為虛無意本莊子故前輩諸公及張宣公皆從之集註玩其文意回賜對言屢空對貨殖庶乎對屢中其說穩實絕無異端之病

程子 兼取二子

賜不幸言而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馬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焉正月相朝而皆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亂替疾君為主

其先亡乎夏五月公羲仲尼曰云云善人章程子未詳逡巡進退之間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顏淵之於孔子王文憲曰宜作孔子之於顏淵曾猶乃也曾在登反虐民未學而治民則妄作者擾民庸繆者誤民身不足以率民而徒恃刑政以齊民者則又必有不敎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而適以亂之其終歸於虐之也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即事皆學而不專在於讀書此說謂之非則不可然未學而使之以仕為學此則子路之失而乃借此說以禦夫子之責故夫子但惡其佞而不謂此說之非也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鄭子產之言見襄公

三十一年誘之盡言以觀其志夫子何以之問本欲言其用而三子亦多以用對但言其所能為不進其所欲為夫子恐其志局於此故下文轉作亦各言其志所以集註於無吾以下曰誘之盡言以觀其志

比必二反當作毗志反見文集

小國也春秋之時諸大國猶不能自振則小國可知而由求諸子皆欲自小國而為之即此可見二子才具之高能為人所難為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據上文詳見或問

以方鼓瑟夫子問三子對而點方鼓瑟古人為學詩書禮樂則琴瑟之事如今日之課耳但其動靜之際氣象自別亦微似狂耳

單袷袷夾也或單或袷視暖涼為候

今上巳祓除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日祓除官民絜於東流水上蔡邕註云即論語暮春浴乎沂又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總說暮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為上巳所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士

人以為沂水三月水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沿乎沂爾殊不知沿沂之說本於韓李而文公於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為裸浴而不知為祓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水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水未解曾點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也毋乃病乎況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人之書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　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遠泉冬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云

蓋有以見夫　此節推曾點已見大意以冠下文人欲盡處要在此句夫春和之時單袷之衣童冠之遊沂雩之地人孰不見此遊適之景而點獨舉此夫子獨與之蓋見其胸次無人欲之累故隨時隨地見此天理流行之樂

動靜之際　釋其鼓瑟舍瑟作對異撰處

而

其言志（此節釋曾點所言之事）而其胷次（此節釋曾點言外之氣象）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而深許之

三子之言皆所能為無非實用下文及平日夫子亦皆以是許之而於此乃獨與點似若鄙實用而尚清高者但三子各言其所能而不知勉其所不能其後子路死於衛冉有為季氏聚斂公西華雖不見其用處然不免累於肥馬輕裘之間乃知夫子之與點蓋有深意所以徵激三子也大抵學者先觀其器量識趣曾點所言不過即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素貧賤行乎貧賤耳而玩其辭氣想其識量則於本原所見者自有安行天理與物皆春之意故雖三子言用而曾點不言用然三子止此而曾點不止此矣使其用之而行則曾點可以用三子以其有各得其所之氣象也由求不能兼曾點以其規規於事為之末也各得其所則堯舜氣象亦不過

此規規事為則失身聚斂其弊有所必至矣

曾皙曰 曾皙以夫子與己而又問三子之言亦其好學切問呂成公曰終是有些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曰為國以禮

此**為之大** 集註程子一條說三子二條說曾皙及子路三條四條說曾皙程子云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此氣象蓋達此則事事物物各有其節便是堯舜曾點氣象子路不達此非惟不可望曾皙也其後孔悝助子拒父無禮甚矣而子路仕之卒死其難不達之故其弊如此可惜也已然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皙也聖人陶冶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長語由不知夫子所哂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曾皙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掩所以終於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

子路

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何文定曰此段當總入第五篇末亞於浴沂之下

程子

一條二條伯子四條叔子三條未詳

顏淵

仁者心之全德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為學則曰為仁最為親切然而仁為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从人从二古篆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从二仁字从人而傍从二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為人也又科斗古文仁从入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為仁集註所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為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為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為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此即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又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註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為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於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於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

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為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尤為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即動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梅杏之仁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為兩片是仁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即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即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為

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州巢趙必升問學者

顏淵問仁章二為字二已字之異同今按上已字重是指身之私欲下已字輕是指撒之在我此不待說若二為字則何文定謂上為字輕語錄多作謂之仁便是仁王文憲謂文公豈不能下謂之字或下曰字乃下所以全三字所以全是用力於仁也此章之下朱子釋之曰為仁在己上章又曰為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讀者詳之此二君子晚年未一之論履祥按王子之說固密但克己復禮為仁之下即繼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克己復禮便是仁可知故二為字上字輕而下字重上為字猶語錄所謂便是仁文公以所以全訓之者雖密於語錄然猶云克己復禮便是為仁爾上句重在克己復禮字上則為字輕下為字則包克己復禮在

中故為字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十三章人之為道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讀者試思之

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二句合說極為圓備語錄仁禮非二

勝

去聲下文勝用平聲

事皆天理

復禮搭在事上說體用圓備語錄曰佛氏只在克己更無復禮此所以不中節

歸

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

本程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焉又按呂氏克己銘曰及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游氏謝氏之意類此朱子以為不然謂如此則是存想天下歸仁不須克己只坐想終一日便自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己有二項有物我之己有私欲之己呂氏只說得物我之己游氏亦公以克己復禮為想象如此二說與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略無干涉視聽言動自是屬行諸公都從知上說不從行上說又曰一日真能克己復禮則

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安得不與其為仁也朱子之言如此則克己復禮皆是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說

日日克之不以為難 日日字在一日之前謂日日而克之復之至於一日豁然欲淨理純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哉一日語下添日日字由己語中添不以為難語意密察

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二語結定在此則段中言語皆緊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 叔子也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乃邪心也此段意亦如此理欲大界分學者尚可辨惟理欲之間毫釐之差所當分辨爾

又曰 未詳上條體此條用

謝氏曰 克己要決

王文憲曰此學者頂門下針也

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 顏子之學蓋已得於博文之後知至理明故不復有疑

非禮者己之私也 非禮而言動固是己私若說視聽固在己

而非禮者則在物何以皆曰己私蓋以其可以悅目悅耳此即己私也**程子**叔子**由乎中應乎外**聖人之事也中仁也外視聽言動自周旋中禮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學聖人之事也非禮而勿焉克復所以為仁也**視箴聽箴**視為要聽為重故視箴云中遷而聽箴言亡正性本善只為世俗邪說鄙論淫辭姦聲一切非禮之言味之而性之正亡矣**知誘物化**本樂記人有血氣心知之性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知止**本大學**言箴躁妄**王文憲曰二字包盡言之病箴內皆此意嚴祥調上四句收入養其中以下又發出制乎外者警戒嚴祥切**動箴**王文憲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朱子晚年以四箴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

危微精一之傳戊申封事及延和奏劄皆連舉以告君而損益四代禮樂即繼於此章之後至明在己禮之間非字之上至健在克復之間勿字之中仲弓章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王文憲曰敬以持己私意無所容於內有以存其心之德恕以及物私意無所行於外有以推其愛之理內外無怨先言邦後言家邦跡無怨易家親無怨難此所以先後言之以驗其工夫之密程子叔子是偶然摘此二句說不是就此章經內說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學問功力易間斷者莫如獨能謹獨則無間斷矣故程子於川上章及此段皆指謹獨以為方然於此章却補得出門使民以前工夫下文儼若思一段又詳之或問程叔子主敬行恕番易饒伯輿謂此章全說彊恕求仁之方出門使民亦指接物之恕蓋備舉行恕之

首尾告之無怨乃恕之效此說王文憲亦然之 使民如承大祭所謂無施勞也

乾道坤道 乾道剛健中正純粹顏子純粹明決之性似之坤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仲弓主敬行恕之工似之方外即絜矩之意

司馬牛 名耕 **程子** 叔子 **平日所為無愧於心** 此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語錄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向魋為司馬氏說見述而篇魋為惡於宋嘗欲殺孔子其為人可知其弟子頎與之同惡其兄巢弟子車不能正反與之同此牛所以有無兄弟之憂也其後魋果以欲弒景公而亡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奔齊及魋再奔齊而牛又致其邑適吳反來於魯郭門之外

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 向魋之惡司馬牛常

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直以無兄弟為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向異歟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耶以家語稱其為性躁好言語此亦牛之尚有疚於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又皆兄弟字洛作猶兄弟字似無病

哭子喪明 事見禮記檀弓篇

此必因子張之失 子張之失輕信易發故夫子告之以此常人反有因此而以疑執為明明者殊不知當先以明遠為務非但以不行為明遠也

足食足兵民信 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信之矣乃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其極然細玩之此正與答冉有庶富教事同國家為政於此三者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信字則兼本效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於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天下豈

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於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固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語若並而意獨至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使一日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泯苟惟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為用況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為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

必不得已而去 如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危急存亡之秋也此事惟周大王可謂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去兵也杖策走馬而去則倉廩米粟皆弃之是去食也獨仁意素孚而民從之如歸市亦以再立國而有天下

程子 叔子

駟四**不及舌** 駟四馬也古者一車四馬故曰駟謂言出舌雖駟馬不可追而反之此必當時謗言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三猶字二正一反大

意謂惜乎棘子之說固君子之意也而其失言亦不可追夫文之不可無猶質之不可無二者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惟有毛則可辨其為虎豹為犬羊耳若無文則君子小人上下等差皆無所辨也夫廢禮文而至於君臣上下貴賤等差之無辨其為失言豈不大哉

盍徹章

此章蓋極本原之論而讀者猶疑有子所對大相反似嫌於迂看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饑謂歲凶而百姓飢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年饑不可加賦而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二者將何以為計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先以寬民力為重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却是因盍徹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子再對謂國家以民力為本民足則君自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獨足其誰與守之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民相對之問集註推明處此之方雖入節用二字以補之似不背解年饑二字之意

公以有若不

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哀公此問未有加賦之意有若斯答反以減賦為言及哀公再問則為之發明民富為足國之本民貧則國危之禍縱哀公不能減之什一必不至於再加賦矣此亦告君之法多則桀三句並出揚子先知篇崇德章程子叔子是時景公失政而陳氏厚施於國左氏昭三年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民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又昭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後果以

繼嗣不定啟陳氏弒君簒國之禍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於萊哀公五年景公卒公子嘉駒黔奔衛鉏陽生奔魯陳乞鮑牧以兵逐國子高子陳僖子使召陽生於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使朱毛殺孺子於野幕之下十年弒悼公簡公立使闞止為政哀公十四年將逐陳氏陳恒攻殺闞止執公於舒州尋弒之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射音亦人名句古侯反句繹地名當在魯鄒繹山之下左氏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問政章程子叔子**魯自**

中業政由大夫魯自文公薨東門襄仲殺赤及視而立宣公季文子始持其柄而專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各一家臣效尤據邑背叛陽虎囚季桓子而奪其政公山不狃又以費叛康子奪嫡左氏傳哀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召正常正常不反杜氏註曰畏康子也按孺子之子生康子攝焉俟其長而退禮也而即請退此或所以殺之也此所以有奪嫡之罪也

質直集註內主忠信子張務外故夫子之言每戢其失前章崇德之問夫子以主忠信徙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為言文雖

不同而意則一貫則忠實之謂直則貞信之**審於接物**謂故集註於此章即以前章主忠信訓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自牧**下人固是謙下於人然以慮字冠其上欲常思量惟恐有忽略之意所以自牧字體得好如牧牛然常是牽轉不令放逸也**色取仁而行違**此說亦好義之反居之不疑是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反語錄謂此只粗漫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者謾弄下反**程子**叔子**曾氏**幾字吉甫呂居仁門人成公外祖也號茶山謚文清收入集註者惟此一章**遠**如字上聲絕遠之遠左氏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語錄不仁者皆化為仁則不仁者絕無矣**程子**叔子**善道**道去聲集註作善其說以道之語錄曰告之固忠矣須教導得是始得與集註稍異

論語集註攷證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註攷證卷七至十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劉廷勲

論語集註攷證卷七

元 金履祥 撰

子路

先之 先當作去聲謂率先之也語錄載張子云以身為之倡 **勞之** 舊作去聲朱子從張子身不愛其勞之說而集註收蘇氏之解故讀作如字

程子伯子 **先有司** 先平聲謂凡衆事且任有司為之於前也二章相連而二字不同子路以身臨事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己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於嚴委故勉其使人先為之則先當作平聲第二章蘇氏亦有說或問收之通釋有

取馬當蕪看**程子**伯子**推此義**王文憲曰一敝於小其害或至於此而不難故程子極言之以警學者

范氏曰不先有司至**天下乎**仲弓可使南面蓋於此聞得之季氏其時四分公室而有其二是有魯國之半又專魯國之權則其宰亦未易為然其為季氏宰不見於傳記豈不久而去之耶

出公輒蒯聵之子孟子作孝公**魯哀公三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世家楚昭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按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反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舉去之而歸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史樞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丁巳書自

衛反魯則孔子久速之可於此見矣

程子 伯子

蒯聵 衛靈公太子

南子 靈公夫人宋女也

公子郢 靈公庶子按春秋左氏傳魯定公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於洮初宋公子朝通於南子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於宋至是太子蒯聵如會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速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是故許而弗為魯哀公二年衛侯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使

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五年趙鞅伐衛初孔文子取蒯聵之姊伯姬生悝文子死其豎渾良夫通於內蒯聵在戚孔姬使良夫之焉蒯聵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十五年閏月良夫與蒯聵入舍於孔氏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入伯姬氏伯姬杖戈蒯聵與五人介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使告季路季路將入遇子羔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立蒯聵是為莊公輒奔魯是為出公復死於越莊公遣孔悝載伯姬奔宋哀十七年晉再伐衛衛人出莊公已氏殺之於戎州

名不正至民無所措手足

名不正言不順即綱常不立萬目隳壞夫子又逐節發明尤為明盡名不正則

言不順如輒以祖為禰使國人戴己而為君使國人拒父而謂之亂何以號令於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不可說者必不可行則事何可成事有條理則有禮樂事得其序則為禮事得其和則為樂事既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謬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忿戾乖謬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刑罰不中理則民難於避就推衛國之類言之則逆父者無罪循分者有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為衛發而所該甚廣君子名之決是可言言之決是可行君子發言豈可為苟且之論苟且之論一行即名不正言不順而萬事不成矣按衛君待子而為政則是輒欲用孔子之久而孔子蓋未之從也曰必也正名乎是明輒之拒父爭國為不正也攷之孟子公養之說是夫子常居於衛受其餼廩之供矣其留於衛何也夫子未嘗絕人於善彼其知尊夫子是猶有人心也安知其不可正乎攷之前篇夷齊之說則輒惟當知有父子之倫而不可拒父然衛國臣

民又當知有父子之義而不可以立蒯聵在輒則當從蒯聵在衛則當立公子郢使輒而果用孔子孔子必先以人倫化誘之可則行不可則去耳夫子之留於衛亦是見此一事大害名義或可借是正之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而卒不果惜哉胡氏之論盖伊尹之事夫子所處想又從容於此文公謂聖人行權亦有非常人所可測者履祥初疑公子郢辭國遂釀成衛國之亂亦賢者之過間嘗攷之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者公欲立郢獨語之於床第之間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於朝即名正言順亂源窒矣此亦夫子正名之說也而靈公不悟卒無明命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此尤郢之見幾也郢立於夫人之手即制於南子而事皆不可為矣况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為賢與

子路事輒不去卒死其難

語錄或疑子路仕衛孔子何以不痛責之按正

名之說野哉之斥夫子不為不痛責之矣又按子路初仕於衛為蒲宰則公臣也其後蒯聵之亂子路為孔悝之宰則私臣也故子路之死為救孔悝之難爾

學稼 所貴學於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為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然觀章末四方之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為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註疏也農圃同一事秦所謂種樹之書漢所謂農家者流是也

復 扶又反

誦詩章程子 未詳

魯衛孔子歎之 此歎當在去魯適衛之時似有猶吾大夫之意然魯為禮義之國素賢於衛夫子此歎又似歎魯不知為誰當攷

公子荊 春秋釋名即公南楚見襄二十九昭二十年家語又有荊公子

粗 上聲王文憲作平聲累並去聲

制田里薄賦歛 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則

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而養其口制里則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凡市廛之制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

立學校明禮義此教之之實事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教之禮以制心使之悉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不肆教之義以制事使之悉由于當行之方而不越

三事庶富教也

漢之文明文孝文皇帝也文帝之時煙火萬里可謂庶矣陳陳相因賜民田租可謂富矣明孝明皇帝也

唐之太宗太宗貞觀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取給道路可謂庶富矣

西京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故謂長安西京後世稱為西漢

明帝尊師重傅帝自為太子時受尚書于桓榮及即位猶尊以師禮幸太常府親自執業胡氏又譏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大學之道使其君德業如是而已

臨雍拜老永平二年行養

老禮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至階天子揖如禮親袒割牲饋酳

宗戚子弟 **莫不受學** 明帝崇尚儒學自王太子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太宗大召名儒 **增廣生員** 太宗大召天下名儒為學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閒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二君 當言三君而止言二君者蓋主立學之君而言明帝太宗也不言文帝蓋文帝雖未能立教而言行無過又公卿多舊功臣二君知立教矣而明帝苛察急切已有可議太宗兄弟衽席之閒慚德為多故獨言二君其能然乎

朞月 興衰撥亂 **三年** 治定功成 **史記** 孔子世家 **善**

人章程子 伯子也見文集對策中語 **漢自高惠至於文景** 高祖自漢王即帝位

共十二年孝惠七年呂后專政八年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

庶乎近之

諸君皆天資朴厚中閭呂氏雖專政史亦稱其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雖未免有祿產之變孝景又有七國之禍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乃在孝文之世孝景遵業耳故但曰庶乎近之然本文善人已是僅可而文景之證又曰庶乎則善人功效已不如聖人之神速而文景之事又未可皆為善人若高帝文帝可謂善人而在位皆不久六七十年之間駁雜處多也

如有章程子

一條伯子二條兼取二子

季氏之私朝

大夫之家朝其家臣亦謂之朝故左氏伯有朝者至布路而反國語公父文伯之母亦有外朝內朝之說或問引之下文私室當作私朝

夫子為不知者

本檀弓篇語謂若不聞知者而微詞以正之或問已謂此說傷於巧而非註復用之

魏徵獻陵之對

唐太宗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葬中作

唐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為毀觀獻陵高祖陵也王文憲曰夫子誠據禮直言之隱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敎冉有矣以魏徵事比恐未安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

詩楚茨篇如幾如式註訓期且引左氏傳昭公甍子家易幾而哭為證故皆訓期然乃時期之期非期必之期也通釋皆訓為近以言不可若是為句則四幾字皆訓近語意為通定公問人之嘗言有何一句即可以致興興喪者夫子答之曰言不可若是蓋古今興喪亦多端不可一句限定然亦有一言近之者如人之言曰云云豈不近於一言而興喪邪陳興可曰依通釋訓近而仍舊作一句謂言不可如此責近效言不可如此必近禍亦通

因此言而知則必

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於此一言如何爾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而

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興喪固多端本原並在

識微 謝氏

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語意周密此說則幾字又有幾微之意謂言不可以若是然其幾微之處亦有一言足為興喪之原

莒父 鈌

程子伯子 恭敬忠 居處

易肆而容常恭執事在外而中常敬與人接物而心無不實其內外一致如此

之夷狄不可棄

縱至夷狄亦不可棄則平時平居可知此句總上三事無時無處不如此則人欲無所容心德全而天理流行矣

程子伯子 子貢問士

夫子平日許子貢以從政他書所載子貢亦每以使事自許而此章夫子所答但以使事為士之上而子貢每問又輒每下與平日不同恐此章之問乃是子貢方人之時大率論士林器之大小又論語從政多說大夫此章既問士又問令之從政則又恐是問士與令大夫之材品則此士

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子貢不問可以為大夫之才而問今之大夫則其問亦下故夫子以何足數答之此章集註雖明而或問又收晁氏之説又兼連下章之意今附此以待後之君子

程子叔子謹厚孟子

中道狂狷鄉愿前後通為一章而此章乃突入謹厚二字疑是謹愿二字蓋為原人也然歷攷諸本及語錄又皆曰謹厚後再思之若説鄉原之謹愿則又賊德矣此註自為也二字生來自狂狷二字反來謹是不狂者厚是不狷者此亦自是善人但欠志節耳初註正作善人後改從謹厚孔子既不得中行而與之下此一等何不取謹厚不狂不狷之人而獨取夫狂狷之人蓋謹厚之人固是善人但據其資質止於此上不能進於中道亦不肯進於中道下不期於鄉原而不覺自為鄉原矣

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註內二句最備激厲其不及裁抑其太過即進於中道矣朱子曰立志有守狂狷之長行不掩

知未及狂狷之病兼其長去其病可至中行矣

巫醫

周禮司巫中士醫師上士註雖賤役蓋執技以事上者此章南人之言重在巫醫夫子引

其義未詳

語錄曰不占而已矣猶云只之重在學者集註發明夫子之意是不讀易

好惡章

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悦之此鄉人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此鄉人皆惡之者也然鄉原之人惟孔孟而後知其賊德章子不孝惟孟子惟能辨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也

程子曰質之近仁

伯子也此資質之近仁耳有此質而能加之以學則仁矣曾氏曰剛必無欲毅能力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

子路所不足

子路勇果氣象行行於切切偲偲怡怡皆所不足故夫子以此告之又分言其用凡重言皆形容氣象胡氏之說體貼深密學者所宜體認

七年

王文憲曰有聖人作用有賢人作用有善人作用善人只就天資上做出無學以克之所以久速不同

教

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
鼓步趨其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
節即此二章觀之黃氏謂
言於之最精者莫如聖人
程子 叔子

憲問

此篇疑原憲所記 篇首不姓不字但書名問蓋憲記所自問而併記他語也

狷介 王文

憲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語錄憲是介狷者傳中說介處亦多按弟子傳中載此二章之外止載與子貢辨病貧事已可見其狷介其他書傳中事亦多

克伐章 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並記二問

難 非註作難能語錄一作到此過之極難

程子 一條叔子二條未詳

不能再問 當再問仁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出樂記

澆 非古字通寒泥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於過驅團縱

欲夏遺臣靡滅浞立少康少康滅浞於過事見左傳楚詞諸書**俱不得其死**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於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擬辭也此章謂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此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文定本文意以然字喚下句便見尚德之意**不答**以然字屬下意自分明不待於答俟其出而稱美之以示門人**禹平水土暨稷播種**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濬畎澮此皆躬稼事**為命章**夫子言鄭國之事此萬世為辭令之條例**世叔**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世叔如太子亦稱世子此按襄公三十一年左氏傳曰子產從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授子

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按左氏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氏首以為子產擇能者得之令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昔者取印堇父於秦太叔為令正不獲也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之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

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又如使上下有服則鄭人謂取我衣冠而褚之使田疇有封洫則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又如鑄刑書尤為當時所譏然其要歸於愛民而已故夫子以惠稱之昭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舉其重而言

夫子稱子產君子之道四惠居其一耳論其始終之事而又特以惠為言蓋舉其重而言之也孟子又謂其惠而不知為政此又特舉一事而言以示後人為政之規大抵孟子大山巖巖之氣象

自非王佐之才皆孟子所不足如論管仲亦然

問子西

夫子在時子西未有白公之敗而其遜國平亂改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成者衆之與管仲子產同問惟夫子不取爾

遜國立昭王改紀其政

昭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乃立昭王定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出奔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闕王所在而後從王定六年子西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此史記孔子世家詳見序說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

哀十六年傳曰楚太子建遇讒在鄭適晉謀襲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欲召之葉公以為不可子西召之使為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與國人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盜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人名與地名他書無所見然玩本文又似伯氏駢是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蓋春秋時以駢為名者多有之如王子伯駢之類是也又如公輿之邑六十輿之邑三十蓋卿大夫受采邑之數古者四井為邑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之租一邑公田則四百畝邑三百公田十二萬畝當今五萬畝矣其户數則九千六百家所謂萬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又曰桓公置管仲於穀無駢邑之名

威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玩本文似管仲奪伯氏之邑而伯氏雖窮不怨者故古註謂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說者多引諸葛孔明竄廖立李平無怨為證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

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以此知是威公奪與之然既公奪與之則安得但云奪又云無怨言蓋古者天下封建國立世家各已久有其地如襄王賜晉文陽樊温原之田晉文猶以兵取之則奪之之説疑亦此類而荀卿云富人莫之敢拒是管仲之功有以服其心斂手而歸邑也

孟公綽

本篇兩見史記曰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

臧武仲之知

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卞莊子之勇

新序事見第八卷或問已引之又荀子曰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又史記陳軫傳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管與

四子

皆即子路冉目

所接以示之臧武仲接聞既近公綽魯孟氏之賢子路卞人莊子其鄉大夫冉求其同門之友皆近其可學以蒸之然要又在文之以禮樂故集註特表程伯子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知非正見上註

程子 一條勇也以上伯子須是以下叔子二條三條伯子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 此段語意明是子路之言朱子以夫子無再教之辭故以胡氏之説為第二説語錄前後皆從胡氏之説且謂子路退而自言所以無再教之辭也今當從胡氏

公孫枝 按左傳及註當從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襄二十三年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紇為立之公鉏後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御豐點謂公鉏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立羯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孟氏將辟藉除於

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使告其適長兄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賈使弟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威

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

春秋傳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於召陵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及諸侯盟

文公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

初晉文公之為公子出亡過衛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亦不禮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送諸秦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伐宋

圍緡伐齊取穀申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弗許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衛侯出晉師入曹宋人如晉師告急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辟之以報楚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次於城濮及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晉人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　語錄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雖太巧節節看來都是博議曰楚與宋皆有德於文公者蕉施則當蕉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彊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為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

視楚之横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於楚則背惠食言其詐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内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為譎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於勝楚時天下之彊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可以專伯於天下楚子固倦於兵其狼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不深激子玉之怒則將知難而退雌雄不決矣於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救宋也令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為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誦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

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毋乃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懷蔿賈之語急於立功以刷恥見吾之退必謂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眩惑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毀丘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舍魏犨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疏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未易偏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履祥按此章夫子特說桓文以較其正譎桓公正處固多亦未有全不出於譎者桓公之譎易見而文公之譎善譎耳夫子首

言晉文後言齊桓蓋因文以言桓桓公特比晉文為正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事在左傳莊公九年集註節入語極簡要王文憲謂有前賢未發之論履祥按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薄昭言桓公殺弟以安國大約以兄弟為斷然荀子又有威公殺兄之說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而乃奔魯固已忘讐棄國矣其奔魯也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乃雍糾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先入請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其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而讐桓乎文定胡子謂猶今之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於子路子

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况其事辭曲盡見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内不受之辭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於齊係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書取弱魯也謂桓公殺之為已甚矣此則程子呂成公亦嘗言其畧矣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二子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謂管仲之非仁故夫子以仁之事功答之使二子之發問也而曰管仲仁乎則夫子答之又必有異矣　陳牧軒曰以私情言之管仲若負子糾以公義言之管仲則不當讐威公

九春秋傳作糾　僖二十六年展喜謂齊孝公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詳見或問又按此穀梁氏之說所由起然則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語云不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曰諸侯甲不解纍

兵不解翳殺無弓服無矢胡氏傳亦曰自山戎以前二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未嘗興大衆出侵伐其後惟召陵之師責以大義而楚自服兵師雖衆桓公制之以律而不暴楚人請盟桓公接之以禮而不驕此之謂也

如其仁 管仲雖未得為仁而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禮記所謂與仁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哀世之意也

程子 叔子 則為之也難 東漢書引此句作則其為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 春秋傳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於舒州六月甲午弑其君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按左氏所載當以論語為正

程子 叔子 胡氏曰 此段補程子

為人章 程子

曰二段並叔子文公語錄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真要為人然不先自己做功夫非惟為那人不得和己也喪了

孔子居衛主蘧伯玉家事出史記見序說

莊周稱出莊子則陽篇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句雜出淮南子書中

以智為先出第九篇

此章凡四見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二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四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以德報怨見老子恩始章然此語亦出表記觀此章之答則知表記以為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或因事而發其言各有所當歟故朱子語錄亦取其寬身之說

不怨天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天字似不同上意方言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

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歟及細玩集註中却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

程子 一叔子二伯子三兼取二子

子服 孟獻子之後別為子服氏歷惠伯昭伯以至景伯

命也 或問謂此使子路隳三都出藏甲之時

賢者避世 賢者自作一讀其次是指避世之次

程子 伯子

七人 註說謂長沮桀溺丈人是門荷蕢儀封人接輿集註取李氏之說

石門 趙善譽輿地攷曰在今東平之境

擊磬於衛 磬編磬也以玉為之按此章語錄憂樂之說云是一大題目而未嘗說破履祥謂聖人之心體用全備未嘗忘天下以為樂亦未嘗出己位以為憂但自荷蕢者觀之則以為有心爾聖人之心如明鑑物自來照荷蕢

之心如反鑑不復照物惟其不復照物故反以照物之鑑為有心爾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最宜玩味

硜硜 此時夫子擊磬必是聲堅重而節數故有有心之識

以衣涉水曰厲 衣謂裏衣也古人不裸涉水及跨以上則不脫裏衣而涉

攝 如攝齊之攝謂以兩手揭衣趨也所謂褰裳也

諒陰 按禮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大夫士居倚廬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諸侯加圍障天子則又加梁楣故名梁闇集註不載此說或問畧及

言君薨 與上下文不相應按此章當從禮記曰子張問曰云云孔子曰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家語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禮達而分定 禮運語

修己以敬 上修己字輕敬字重下文修己字重敬在內上一句已未該下二句下修己二字則上修己以敬一句

程子曰 詳

夫子懲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充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篇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禮運上文又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溺所見無所蔽睿聖通微智燭日廣所以事事處其當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饗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語録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原壤

事見檀弓責其喪歌則過大而當絕責其夷俟則因小以責大非止為夷踞也

闕黨童子

或問引家語恐是叔仲會按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

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則自然也

論語集註攷證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八

元　金履祥　撰

衛靈公

去衛適陳　按孔子凡三去衛定公十四年居衛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為匡人所圍得去適蒲月餘復反衛又去衛過曹適宋遭伐木之禍十五年自鄭適陳哀公二年反於衛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年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朱子疑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敢圍故集註即以此章為去衛適陳之時然或問又因史記至知德者鮮為絕糧以後一時之言則又舊説也

程子叔子一貫第四篇

以行言此以知言　第四篇上文曰吾道下文曾子以忠恕明之故曰以行言此上文為多學而識發但曰予一以貫之蓋專以知言也語錄曰也須多學識得未有不學而自一貫者也王文憲曰聖人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劉靚曰世有多學徒恃强識而愈窒者惟於義理有得則學不必多而自能多不求識而自能識此一以貫之之謂也

婁　音屢

問行猶問達之意　問達主於名問行主於事達欲名聞於人行欲動無不遂皆欲得於外之意

紳　大帶之垂者帶結於前再繚之為兩耳垂為紳長與衆齊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

程子伯子

鞭辟　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撊約人使

開向一邊也 **著已** 直略反切已也 **尸諫** 家語困誓篇曰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遽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死而屍諫可不謂直乎 **可卷** 卷上聲王丈憲曰可字要思量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 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出獻公孫林父弃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襄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以公命興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史記世家曰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 **志士章程子** 叔子 **子貢問章程**

子叔子

斗柄初昏建寅之月此古歷也沈括曰令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冬為亥子丑春為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畧見第二篇三統之說詳見漢志及後漢書註然不及邵子經世之明經世以三十年為世十二世為運三十運為會則一會凡一萬八百年至寅會而始開物是人生於寅也

夏小正之屬禮運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註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史記夏本紀太史公讚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索隱曰夏小正大戴記篇名朱子語錄曰行夏之時自行夏小正之事履祥按

周人飾以金玉夏時不止小正此蓋夏時之小者耳夏時又自別有夏令時儆之屬名見國語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蓋飾以金玉者

周冕有五袞冕鷩冕毳冕

希覺玄覓韶舞舜樂名詳見虞書鄭國之音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皆淫聲此獨云放鄭聲者詩集傳曰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獨以鄭聲為戒也程子曰發此以為之兆未詳兆孟子集註曰事之端也治天下之制度事為非盡於此四者而已也設此四者以為之端兆則凡事皆欲准此合其時宜酌其文質致其中和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蘇氏之言本此集註引此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正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

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謚曰惠** 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雖裸程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 **臧文仲為政** 歷僖文二公 **不仁** 左氏孔子曰臧文仲下展禽不仁也見第六篇註 **躬自厚** 呂成公少年性嚴急自讀此章之後氣質變化德量寬宏 **義質章程子曰** 此章本註進步伯子重上又說

雙重譽平聲譽之也去聲名譽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漢書文景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於此章舊得其意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證其說然勉齋黄公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只為此句難得簡潔爾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毁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當仁章程子伯子辭取達意而止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季氏

此篇或以為齊論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此篇首章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顓臾風姓大皞之後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寰宇記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故漢顓臾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顓臾縣貞觀元年省入費

魯附庸古者小國不能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二子仕季氏不同時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附庸詳見或問

疑子路再仕季氏季桓子死遺言召孔子康子乃召冉求其後孔子反蘇氏說魯子路從既季氏故宰必復主季氏家受其供饋而與聞其事爾下文獨責冉求可見

東蒙寰宇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

在魯地七百里之中詩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益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叢通山川附庸計之也

四分魯國左氏昭公五年舍中軍卑公室

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徵之而貢於公註隨時獻公而已**周任古之良史**此馬融之說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又家語晉人觀宋章子曰云云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畝又左傳昭三年仲尼曰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子屢援其格言則周任之賢可知矣**相瞽者之相**說文云相省視也地之可觀莫如木然其義不通按瞽者憑人視以為目憑人扶以為杖故相字從木目因此凡扶翼人者亦皆名相**遠人謂顓臾**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謀動干戈於邦內則顓臾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視顓臾為遠人爾**蕭牆屏也**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疏可以通望內外如漢罘罳之類是也蕭牆之內言憂起於門屏之內也**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

氏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於邾遂適越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十八年二月文公薨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襄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惡二傳作子赤宣十八年襄仲之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公薨季文子遂東門氏子成公立十八年子襄公立三十一年子昭公立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遜於齊三十二年薨於乾侯定公立十五年薨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按宣公之薨季文子遂東門氏已得國政但以

其忠故稱為賢大夫至襄五年季文子卒其子季孫宿繼是為武子十一年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謀於臧武仲立紇後為悼子悼子卒意如立是為平子昭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遜於齊人如晉欲去季孫不克甍於乾侯定五年季平子卒季孫斯立是為桓子陽虎囚桓子殺逐季氏之臣七年陽虎御桓子將陷之於齊師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孟氏以免陽虎刼公與武叔攻孟氏弗克出奔

九思章程子伯子

邦君之妻此章吳氏曰不知何謂王文憲曰當在南子章天厭之之下又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百司之上而比於繼體之

君矣

大抵此書後十篇多缺誤陽貨瞯亡饋豚論語不言瞯亡因孟子而見孔子膰肉不至去魯論語止言女樂亦因孟子而見如邦君之妻周八士堯曰前章雜舉夏商周語固皆缺誤然前十篇如孔子曰天生德於予論語不載伐木之事弟子速行之說亦因史記而知諸若此類及集註所謂必有為而言與鄉黨所載亦自疑有闕誤此皆弟子集論語之時事雖不無所遺也朱子每恨不及見古孔子家語良亦以此

論語集註攷證卷八

論語集註攷證卷九

元 金履祥 撰

陽貨

陽貨 季氏家臣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四季桓子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逐公父文伯秦遄六年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八年遂作亂

大夫有賜於士 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

楊雄謂 出楊子五百篇

性近章程子 叔子 程子曰

人性本善此段出易傳革之上九商辛紂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當從此武城在今沂州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定五年為費宰其後據費以畔季氏其召孔子當在此時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國人追之二子奔齊後又奔吳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公山不狃曰君子不以所惡廢鄉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弗擾始末如此又按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貨子行之乎以左傳觀之不狃蓋陽貨之徒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從不狃之召但不狃前後猶有善意必其資亦尚可與語若陽貨則剛惡之人

無一善意疑不狃之意足以感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叛趙氏皆家臣叛大夫也而召孔子蓋當時大夫叛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明其不可也或問引張敬夫之說在此不可之內

興周道於東方 古註語朱子取之諸家說不從

程子 叔子

子張問仁於孔子 孔子行文李氏謂此章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履祥亦疑此等處鄭氏多依齊論

心存 王子曰心存心之德常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

中牟 史記曰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註引孔安國註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索隱又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濮陽西按中牟今在東京西七十里河北中牟未有所攷又世家曰簡子名晉卿實專晉

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註云云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為則聖人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浼之又豈足以拘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為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賊謂傷害於物但知固執而不通於理必至有害又下篇慢令致期謂之賊字義與此同是好信後截事

周南召南召音邵詳見詩集註

禮樂章程子叔子

鄉原音愿荀子原慤讀作愿荀子榮辱篇

盜賊王文

憲曰盜猶畏人知賊則肆然無所忌憚矣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 許昌潁昌府也胡文定安國少長入太學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强識致日明胡氏寅文定子故得聞裁之此言而引之

氣失其平至之疾 王文憲曰古是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習俗之變則惡矣

食稻衣錦 五穀惟稻以水種比諸穀為甘軟程子曰錦即今之綾也

夫子欲宰我至不察也 宰我子貢皆在言語之科然子貢善問而辭饒宰我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始學之時

博局戲也 說文烏曹作博烏曹者夏后氏臣也本名博陸後曰六博古又有博經一卷所謂六博得鴉呼盧者是

奕圍棋也 路史云丹朱驁狠媢克凡弟為鬩嚚訟嫚淫帝悲之制奕以閑棋棋情也按字書云堯造圍棋丹朱善之蓋朱晝夜頟頟盪舟朋淫故帝堯作圍

棋以易之使之心有所繫而不為惡然堯之明思每制一物便有深遠思致只如圍棋雖局戲便有無窮之變沈括謂書萬字五十三方得其局數一萬字是萬策一萬字已是萬萬

徼伺察也 漢書遊徼謂巡察盜賊也邊亦謂徼謂伺察夷狄侵盜也

莊涖慈畜 莊慈二字雖補文意而實在文意之間

微子

微子去之 微子名啟按書微子篇微子所以自處者不過曰吾家耄遜於荒謂欲遜於荒野也箕子所以處微子亦曰詔王子出廸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則亦欲其遜出而已而孔安國乃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背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左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啟面縛銜璧衰經與櫬之說是尤傅之訛者也夫武王伐紂耳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

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事勢無復可拘廢昏立明之節然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文憲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故廢之而已矣必不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請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爾因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舂論為鬼薪是

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年間誣罔聖賢之論故集註不取奔周之說則意可知

箕子 尚書傳紂太師史記紂親戚也莊子曰箕子胥餘司馬云名也詳見上文

比干 史記曰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大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

士師獄官 古者民樸少學而習文史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士為之其長則為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為士師

景公章

程子 未詳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 至 **沮之** 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

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捨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之五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囚之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八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為止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郤齊而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疆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矣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郕圍之弗克其不肯墮郕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郕是

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訐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郈之不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捨已之權以聽孔子而隳其名都以强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令紀綱既定外侮既卻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於自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非正有國者固不可陷此為隣國所闚也使桓子而猶為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婬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攷之孟子與史記蓋為膰肉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為

為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膰肉爾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事一也夫郊之必致膰於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夫使其致膰猶彝禮也而不致是顯然踈却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事情也朱子於此取范氏之言謂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以見中庸之道何以見其為中庸也曰合齊魯而觀之於齊不用則禮雖隆而去去他國之道也於魯不用則禮衰而去去父母國之道也使孔子以所以去魯者去齊則於道為不及以所以去齊者去魯則於道為太過矣分齊魯而觀之當在齊也季孟之禮固非所以待孔子然猶將用之而去則為太過曰不能用矣顧以禮隆而留則又不及也此去齊所以為中也當在魯也女樂未受逆探其未形之意而去之過也受女樂不朝而去之則中矣然於父母之邦而如此亦微過也故

於膰肉不至而去為得其中膰肉不至而不去則又不及矣此去魯所以為中也此中庸之道也然則三仁柳下惠何以未得為中庸曰世謂微子歸周固妄也遯去而已然微子仁於清視夫子之去魯則為過比干仁於忠視夫子之去齊為不及箕子柳下惠降志辱身視夫子之去魯又為過於和而不及於中矣柳三仁之於紂親則諸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終始力量止於如此若伊尹周公處之又必有道矣而况於孔子聖人大用固非賢人所及故

愚又推而索言之

楚狂接輿

與莊子一本又作與同音餘楚人姓陸名通皇甫謐曰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黄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與其妻共隱又列女傳曰楚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迹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

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其妻曰吾聞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載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楚詞云接輿髡首註云接輿後自髡又莊子載其歌鳳句甚多然出於附會誣詈但當以論語所載為正蓋知尊聖人而嘆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

趨不同去聲 **長沮桀溺** 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篠丈人皆以其物與其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偶耕於田其一長

而沮溺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云爾昔嘗疑三代之末隱者甚衆二人偶遇夫子而知之其不聞於世者不知其幾矣何文定曰二人亦非常人為其氣魄大故自有興聖人相感召廬王文憲曰勉齋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未扶起沮溺等人便知老先生得運用天下之機程子詳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 說見第七篇他論下蘇令之監本乃五代時馮道所定故國初時福州寫本與此不同

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 莊子駢拇篇曰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性命之情四字莊子屢言之輔漢卿曰謂決絕在我性命之情而唯富貴在外之是貪

伯夷叔齊 說見第五篇 虞仲即仲雍 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弟仲雍皆周大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乃犇荆蠻為吴

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左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吳及卒雍嗣之斷髪文身史又曰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益周章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按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為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然當自是一人或不知其姓名以夷逸號之耳朱張邢疏云王弼謂字子弓即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履祥恐即周章武王求之而不反故亦謂之逸民令亦不敢為一定之說

少連東夷人 禮記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謂夫子聞之於晏平仲

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至不求合 降志辱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少連居於東夷之類不枉已求合如必以其道不自失焉居喪

合禮之類**方外**出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仲尼使子貢往侍事焉其友孟子反子琴張臨尸而歌子貢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吾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張子曰周衰樂廢至以去亂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尚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決不肯舞八佾於季氏歌雍於三家為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

施陸氏本作弛施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論語集註攷證卷九

論語集註攷證卷十

元 金履祥 撰

子張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 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並立而德不孤單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農如楚之許行為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脉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令亡史記龜筴傳畧存一二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

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集註前篇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以此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其中蓋謂從事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也中庸安行為仁力行近乎仁而孔門問仁者夫子皆於行上告之如答顏冉樊遲可知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內之闌中闌若今勾闌也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

間則可矣灑掃凡曲禮所載糞之禮與少儀弟子職所載灑掃布席之節皆是應對凡曲禮所載名稱辭令及儀禮少儀所載禮辭皆是應假借去聲進退儀禮曲禮少儀所載升降上下揖遜拜跪之儀皆是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區字從品猶言品類也如區分區畫皆是言

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

教古書於怠惰等字皆從心獨倦字從人蓋指及人之怠而言也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則倦字指怠於教人而言所以集註正作倦說集註先後指本之深淺而言程子先後指教者之次第而言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

獨王文憲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便間斷程子數條程子此章發明聖賢閫奧

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

優有餘力也 此章先言仕蓋本為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子弟未學而仕者亦有學未成為貪而仕者如所謂抱關委吏之類優謂盡其事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交發集註下文資驗二字最妙

孟莊子 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於人一等大學傳所引孟子所指引其賢可知集註指獻子賢德二句而後不改者可以為孝

哀矜勿喜 喜者得獄之情快己之察也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

夫子不可及章 夫子之不可及一節言聖德之體高妙也夫子之得邦家至其可及也一節言聖德之用神速也體人所難知故又指其用言之然得邦家為其得天下國家而用之也惜乎夫子未嘗得邦家而用之而神化之功不見於斯世然雖窮而在下而一二用處亦可以窺見矣

堯曰

堯曰洛章洛嗟歎聲 洛古文尚書並作資用資命之意如所謂洛十有二牧曰則洛非嗟歎也所以集註總作洛命之辭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之要訣也聖人治天下惟執此無過不及之準爾然此章不見於書王文憲謂此尚書之脫簡當在舜讓於德弗嗣之下

子張問於孔子 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為一篇題曰子張問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君子不畏衆而弱寡不重大而輕小視之如一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蒞以嚴敬持己非以此加人也故威而不猛

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　有司掌財之官收支俟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為人上之體也遲疑靳吝致誤非小此段說政令刑賞此一句是說賞

不知命章

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言帝王相傳與為政之畧而又以此三言結之甚切要丁寧之語中庸之篇始言一理中散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德可謂詳矣而末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愚謂篇首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篇末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守人而知不得命分則無以為君子矣

論語集註攷證卷十